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五

起大業四年
盡大業八年

煬皇帝上之下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

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班志沁水出上黨潞安縣羊頭山世康今
縣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為遠隋

為沁源縣考異曰魏記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沁水入河於汾

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遙龍舟按永濟渠即今

御河未嘗通汾

水經記誤也 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

史令 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

未

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

帝遣謁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謁者二人以

之考異曰肅帝紀作崔君今從西突厥傳

處羅見君肅甚倨受詔不何起君肅謂之曰

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百相讐訾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敢民舉其部落百萬之眾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其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此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變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

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三月壬戌倭王阿每多利思比孤

隋書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二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都於邪蘇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杜佑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去遼東萬二千里大較在閩川會稽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自謂秦伯之後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因入貢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以爲稱

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乙丑車駕幸

五原

帝改豐州爲五原郡

因出塞巡長城

去年所築者

行宮設六合城城方一百

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

爲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爲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

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樓敵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

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軍載六合三板其車輪解合交叉卽爲馬

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間施車輪

馬槍皆外其轅以爲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蟄韃每一蟄韃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枕陛插鋼錐皆長五寸

枕音註

謂之蝦蟇

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旋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船周圍行宮二丈二鈴三柱柱舉船去地二尺五寸

船音會

雷行宮南北門施槌繫連船

以機發之有人觸船則眾鈴發響槌擊兩聲以知所警名爲擊警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丙寅命駿齋物五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永行百餘日乃達其地土色多赤因以爲號其國到五月日亭午物影都在南一日三食飯皆旋炊不然遂巡過時即便臭敗熱氣特甚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

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資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

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初元

德太子薨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爲嗣

暕音諫

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

隸於暕帝爲之妙選僚屬以光祿少卿柳謩之爲齊王長史令暕

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因引謩之詣暕所西面立先宣敕戒暕又

宣敕以戒柳謩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鉅卿門若有不善罪

亦相及謩之慶之從子也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闕咽道路暕以

是驕恣昵近小人所爲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綺陳智偉

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燭暕命呼之載入暕

第淫而遣之仲綺智偉詣隴西擣炙豬胡貲其名馬

隴西郡得

數匹以進暕暕令還主仲綺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

平公主常奏帝言柳氏女美

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

帝未有所答主復以柳

氏進陳陳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

陳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

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

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謐得幸於陳

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陳帝令甲士千餘人

大索陳第因窮治其事陳妃韋氏早卒陳與妃姊元氏婦通產一

女陳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陳

以元德太子有三子

三子有俊侯

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

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陳府僚皆斥之遡還柳響之

坐不能匡正除名時趙王杲尙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

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

預時政帝恆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

帝制十二衛每衛置將軍四人掌副貳將軍無

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爲虎賁郎將正四品

陳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陳生變所

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遜爲

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

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爲合水

令

開皇十六年置合水縣爲慶州治所帝改慶州爲宏化郡唐改合水縣爲安化

時左驍衛將軍成紀董

純亦坐與陳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

吾兒欲相離開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

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

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于膝上

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于是捨之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裴

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

內

帝改鄯州爲西平郡

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

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眾西遁述

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

隋志帝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管下有曼頭城

斬三千

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

此即蜀西山之西雪山也

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

州縣鎮戍

置郡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顯武濟遠肅密伏戎宣德威定遠化赤水等縣志云置於五年

發天下

輕罪徙居之

八月辛酉上親祠恆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舉集

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

東京

鷹師善調習鷹隼者也

至者萬餘人

戊寅彗星出于五車掃文昌至

房而滅

冬十月乙卯頒新式

去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今頒於天下

常駿

等至赤土境赤土王曷曇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船迎之進金鎖

以纜駿船凡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

赤土所都名僧祿城

其王居

處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耶迦隨駿入貢帝

以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

帝改蒲州爲河東郡隋志玉門

縣屬敦煌郡改行軍總管爲行軍大將

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

考異曰世雄擊伊吾帝紀

無之本傳前有從帝征吐谷渾後云歲餘以世雄爲玉門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擊伊吾然則似在大業六七年也按是時啓民已

卒伐吐谷渾之歲伊吾吐屯設軍屯數千里恩寵甚厚隋何故伐之今移在獻地之前師出玉門啓民不至

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軍已度

磧大懼請降流沙亦謂之磧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置

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世雄爲兒童時與

羣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輒撻

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

及長性廉謹凡所行軍破陣之處秋毫無犯帝嘗謂人曰世雄節

槩有古人之風

隋大業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 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禮賜益厚 癸未詔天下均田 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己丑制

民間鐵叉搭鉤積刃之類皆禁之讀音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宜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

舊宅河右河西武城諸縣 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臨津關在

津水經註河水自潼河東流逕郿川城南又度黃河至西平陳兵

誦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隋志西平郡化隆

已拔延山在肅州廣威縣南焉希征吐谷渾經此山長圍互二十里考異曰隋書紀作二庚

辰入長甯谷長甯谷在古晉昌郡界水經計源水逕焉羌縣故城

有長甯亭亭北有養女嶺即浩營西平之北山。浩營舊告門壬午度星嶺丙戌至浩豐川水經

盤河出塞外逕西平之賢谷塞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隋志西平郡湟水縣有舊浩營縣以橋未成斬都水使

者黃互及督役者九人帝改都水監為都水使者考異曰隋帝數

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

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

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眾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隋志西海郡有青海吐谷渾傳青海在伏俟城東周回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吐屯設意突厥所置以守伊昭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隋志武威郡番禾縣有燕支山伯雅吐

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賜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尉焚香奏

樂歌舞隨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

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

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

後漢河源郡置於赤水城郡善且末郡置於古樓蘭城且末郡置於伏

置於古且末城郡道元曰且末城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天下

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

志云河源郡有積石山河所出也杜佑曰積石山在西

平郡龍支縣南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

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口

四千六百一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

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

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

達及遇寇鈔人裔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
西方先困矣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畱順不遣伏允敗
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黨項帝立順爲可汗送至玉門令統
其餘眾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
入而還丙辰上御觀風行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
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三十餘國奏九部樂
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
牝馬於其上得龍種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
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當得波斯草馬
放人青海因生驪駒能日行千里時稱青海驪駒秋七月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
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經大斗拔谷新唐志涼州西
二百里有大斗
軍本赤水守捉開元十六年爲軍因大斗拔谷爲名山路險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

既沾溼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

考異曰前紀在六月癸卯按西邊地雖寒不容

六月大雪凍死人當今從略記

署記作達十按谷今從前紀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

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乙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

東都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尙多

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還流配又許民

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諸郡計帳進丁

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

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

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

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

始畢可汗表請尙公主詔從其俗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

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爲襄州總管帝改襄州爲襄陽郡帝卽位自番

州刺史召之隋志廣州仁壽元年改番州蓋因番禺以名州帝改爲南海郡欲用爲祕書監道衡

旣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頌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

此魚藻之義也詩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拜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司隸大夫將愆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

氣帝置司隸大夫一人爲司隸臺率又置司隸刺史一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道衡不能用會議新

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頌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

帝怒曰汝憶高頌邪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

君之心竟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譴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
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經我童
稚與高顯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卽位懷不自
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非
大過促憲司早斷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
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
子徙且末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才名大著河東裴徽目之曰
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道衡每構
文必隱坐空齋踰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死非其
罪天下冤之 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
定興之功帝卽擢定興爲太府丞 石驍衛將軍長孫晟卒晟性

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開皇末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給辰箭六侯發皆入鹿時有鷂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凡而落晨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廢瘠爲朝士所稱

煬大業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

洛陽皇城端門外之街

盛陳百戲戲場

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

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

易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

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賈菜者亦藉以龍須席龍須席以龍須草織成今淮上

安慶府居人多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

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

之見以綰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

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

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

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

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

卷一百八十一 隋書 卷一百八十一 隋書

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
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
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
女官即道士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肅慶之
孫也肅志千牛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肅晉天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
閒盛陳酒饌敕燕王侯與鉅肅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
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
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
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廬江陳棱朝
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帝改廬州爲廣

江縣黑州爲同安郡後州
爲東陽郡黑州爲義安郡 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爲先鋒流求王

歡斯渴刺兜遣兵逆戰屢破之遂至其都流求國王所居曰婆羅

水樹蘇爲藩渴刺兜自將出戰又敗退入柵樓等乘勝攻拔之斬渴刺

兜虜其民萬餘口而還二月乙巳樓等獻流求俘頒賜百官進樓

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 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

名實相乖自今已後惟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

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

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

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考

曰張衡傳云帝幸衡宅之明年幸汾陽宮又云 衡乘閒進諫曰比

明年復幸汾陽宮按今紀皆無其事考衡乘閒進諫曰比

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

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

甫謝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謹衡

以憲司不能舉正

張衡爲御史大夫故謹之以憲司職分

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嘗

役築樓煩城

大業四年置樓煩郡後魏之嵐州也本漢之汾陽縣地時置汾陽宮故築城

因帝巡幸得

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矣且還郡復

適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尙書楊元感使至江都衡

謂元感曰辭道衡眞爲枉死元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

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

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

幼從其母嫁王氏

補註其母乃收之母也

因冒其姓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

詭詐頗涉書傳好兵法明習律令然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

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譸起眾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帝數

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爲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隋志京尹正三品

冬十二月己

未寄章憲公牛宏卒宏寬厚恭儉學術精博爲高祖所敬重禮樂之事皆宏所與定時楊素恃才輕貴矜侮朝臣唯見宏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宏言別宏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宏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宏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及帝卽位賜宏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尙書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宏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于言而敏于行上嘗令其宣敕宏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曰竝忘之矣

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隋室舊臣始終信任
悔吝不及者唯宏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宏駕車
牛宏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
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
讀書不輟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今浙西運河自杭州達錢

江府入大江是也鎮江古京口也帝改杭州爲餘杭郡

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

頓欲東巡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務褶於軍旅閒不便是歲

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

兼用緋綠

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爲品色

晉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

黃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

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

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秦末衛滿據之傳國至孫右渠漢武帝滅之開爲四郡漢末公孫度據之傳國至孫淵建漢之至晉皆爲郡

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

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開皇十八年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

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宏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及是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辛大業七年春正月壬寅眞定襲侯郭衍卒隋志恆山郡治眞定縣二月

己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

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

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

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宏

嗣大業初已廢諸州總管往東萊海口帝改萊州造船三百艘官

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

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考異曰略記曰丙午幸涿郡之

午今從文武從官九品以上竝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兵

無問遠近俱會於涿郡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

嶺南排鐵手三萬人○鐵音窠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

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隋志高陽縣供載衣甲幔幕令

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

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

黎陽縣屬汲郡有黎陽倉船口倉初造見上卷二年

艘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之道常數十萬人填咽

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底柱在河南郡陝縣

北河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

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

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匱大耳臣

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

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

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

言射匱處羅將帝兩皆從隋也

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

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者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

桃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

以賜射匱因謂

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

使者請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

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

新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折羅漫山

山亦曰大山

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

門關晉昌城

新唐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

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

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

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脰

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

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

新唐志日勝於

齊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
郡領遼西臨河懷遠三縣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

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

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

鹿車小車也言

止客一虎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

懼罪亡命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

必先賤買之然後宣敕乃責賣與人旦暮之間價贏數倍剝刻徵

斂取辦一時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

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

鄒平縣宋所僑置平原郡縣之地隋開皇十八年改名鄒平時屬

齊郡唐并入齊州臨濟縣長白山在羣耳縣界亦屬齊郡宋白曰

瀋州長山縣宋於此僑立廣川郡及武麗縣隋改剽掠齊濟之郊

帝改齊州為北郡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

齊州為齊北郡

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

帝改德州為平原郡

澤也○音上聲

賈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

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

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

德

漳南本漢東陽縣地久廢開皇六年復置十八年改為漳南屬清河郡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為名

膽力過人

嘗有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三人先入擊殺之餘不敢進請

其尸建德曰可投繩繫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建德

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由是知名為人重然諾尚氣俠鄉人有喪親

貧無以葬者建德方耕遺解牛與之父死送葬千餘人贈予一無

所受由是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

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

子餒死縣令怒咎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考異曰杜儒童隋季革命記云安祖以盜

羊爲縣令所考今從舊唐書建德傳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迹至建德家建德謂安

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尙爲所敗今水

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

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

亡虜耶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奧可以違難音承開

竊出椎埋掠奪足以自資因收拾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

然之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

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鄆人張金稱聚眾河曲鄆漢縣舊縣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清

河郡河曲清河之曲新唐書作河渚○鄆音輪齊人高士達音聚眾於清河境內爲盜

時羣盜往來漳南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疑建德與

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

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

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

爲之致死

賈建德始此

自是所在羣盜蠶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

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

隋置率車騎馬都尉屬三

衛帝並廢之此蓋置都尉以討羣盜帝又改鷹騎爲鷹揚郎將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壬大業八年春正月

考異曰略記云癸丑帝御前殿按長曆是月辛巳朔無癸丑略記甲子多差誤今不取皆

從隋書

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眾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

萬餘口居于會甯

突厥之官典兵者謂之設靈州鳴沙縣後周置會州會甯郡尋廢唐復置

又使特勤

大奈別將眾餘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

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

初嵩高道士潘誕

隋志河南郡嵩陽縣有嵩高山

自言

三百歲爲帝合煉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高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

學仙者謂脫骨登仙爲尸解故其徒謂死爲解化今誕謂兵死爲兵解

我應生梵摩天

云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爲克否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畱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

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石尙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監事監帝作者也

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

海冥蓋馬建安南蘇遼東元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帝指授諸軍所

出之道多用漢縣舊名漢志鏤方長岑朝鮮屬樂浪郡蓋馬屬元

菟郡有蓋馬大山遼東漢郡名海冥即漢樂浪郡之海冥縣建安

南蘇扶餘皆高麗國城守之處沃沮亦古地名是時其地已入新羅界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

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眺帶方襄平等道漢志黏蟬含資渾彌提奚

東曠帶方等縣屬樂浪郡候城襄平屬遼東郡臨屯亦漢武帝所

置郡名蹋頓即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碣石禹貢之碣石也杜

佑以為此碣石在高麗中杜佑曰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遼城各驛

縣秦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入高麗遺址猶存馬驛

引途總集平壤平壤城高麗國都也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

傍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

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

鄭氏注類宣皆祭名孔穎達曰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穀穀故求便宣社主陰陽物於此新穀故曰宣桑乾河運蒔城南水經濕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謂之桑祭馬祖於乾水東過廣陽郡縣北今在劉城南城邑有發遷也

剌城北周禮祭馬祖鄭氏註曰馬祖天駟也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

兵四十隊除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

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

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

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

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御營

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

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甲辰內史令元壽薨 二

月壬戌觀德王雄薨補苾雄初封廣平後改封清漳又改封安德初吐谷渾還又改封觀王 北平

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尙書以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必爲國患乃上表以爲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劉淵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宜以時諭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

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也

帝更尙書諸曹侍郎爲郎兵曹郎開皇之兵部侍郎也

以器幹

明悟爲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益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

阻兵糧既竭彊敵在前秣鞠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
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眾軍總會臨水爲
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
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欬鼻治黃不差而臥
死兒女手中乎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燃艾以灸之熱則上
壅瓜蒂味苦寒故噴鼻以通關鬲○黃音噴乃自
刺爲前鋒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爲死日
我得良殺汝當富貴權忠與孝爾其勉之帝命工部尙書宇文愷
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
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
登岸死者甚眾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父等皆戰
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

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

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

考異曰隋帝紀癸巳上御師甲子臨遼水橋戊戌麥鐵杖死甲

午車駕度遼乙未大頓丙申大赦按長曆是月庚辰朔不容有甲子又戊戌之下不容有甲午乙未丙申此必誤也今並除之

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

刑部尙書衛文昇尙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

郡縣以相統攝先是帝巡北塞造觀風行殿及六合板城至是帝

御營與賊城相對乃復令何稠設六合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高

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其中施

行殿殿上容侍臣及三衛仗合六百人中夜爲之運明而畢高麗

望見謂若神功詔贈麥鐵杖宿國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

才季才竝拜正議大夫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奔馬所不

乃性疏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太建
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
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劫盜旦還及衙
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每旦見鐵
杖在御左右故不之信尙書蔡徵曰此易驗耳乃於仗下時購以
百金求人以詔書送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暮齎敕而往及旦
而奏事宣帝曰其爲盜明矣然惜其勇捷乃誠而釋之陳亡入隋
寓居清流縣積功爲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歸鄉里及帝卽位除
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
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
怪時人以爲敏慧至是戰死帝痛惜之故褒贈獨隆

夏五月壬

午納言楊達薨達少聰敏爲人宏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關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旣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耶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

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可盡力謂我

不能殺公耶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畱城西數里御六合板城以

督戰遼東諸城各堅守不下乃議分兵直造平壤以傾其國都右

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浪

水浪志浪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皆在樂浪界。浪音派又音配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

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尙止之請俟諸軍至

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

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

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

周法尙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畱以應

接諸軍考異曰北史云護兒高麗斬高元弟建武因被其邪營子城外以待諸軍今從隋書及革命記左翊衛大

將軍宇文述直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直樂浪道

隋制十

置大將軍一人來護兒于仲文並書右翊衛大將軍何也考二人本傳于仲文帝卽位之初爲右翊衛大將軍征吐渾時來護兒已爲右翊衛大將軍通鑑蓋追書仲文之官也

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直遼東道右翊衛

將軍薛世雄直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直元菴道右禦衛將

軍張瑾直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直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

左武衛將軍崔宏昇直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直

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

班志元菴郡西蓋馬縣有鴨綠水新唐書馬營水出昧陽之白山色若鴨頭號

鴨綠水平壤城在鴨綠東南金人謂鴨綠水爲混同江杜佑曰鴨綠水闊三百步在平壤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

述等自瀋河懷遠二鎮進師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箭并

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軍令中士卒有遺

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

鹿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

乙支東夷複姓

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

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旣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鵬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旣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諸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

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
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考異

日華命記云許公既至平壤城頭卽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
圖書開門待命期過五日無一言許公頻催竟無報答又十數日
乃云船糧敗卻週公今更欲何待然始抗旌拒守分兵以據險要
許公知被欺卽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陳而行四面俱時受敵傷殺
既還糧食又盡過遼水者什無二三按煬帝驕
暴高麗若明言不降述等必不敢還今從隋書 述等爲方陳而行

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
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于是諸軍俱潰不可禁
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
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
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
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

考異曰雜
記七月帝

自承郡還東郡十一月宇文述等相繼遣歸高麗出兵邀截亡失
蕩盡帝怒敕所司鎮將隨行無殺斬士龍等於軍市特赦述今
從隋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

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

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罷兵

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遷高

麗遷於遼水之西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

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望海頓當在遼西界使民部尙書樊子蓋畱守涿郡

九月庚辰車駕至東都考異曰雜記十月車駕幸洛陽徵召兵馬將遼度遼之功蓋誤今不取冬

十月甲寅工部尙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爲華容公

主嫁高昌字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尙帝女南陽公主

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

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辟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
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
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悲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 是歲犬旱
疫山東尤甚時征役煩興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齊郡丞
閔鄉張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不可擅與須陁曰
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
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
責也 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閒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張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帝遣自遼東衡妾告衡怨
望譴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
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補註由此觀之帝之
執父昭然可見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六

起大業九年盡大業十一年

煬皇帝中之上

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渠作逆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漢晉以來遼東郡皆治襄平慕容氏始鎮平郭前伐高麗圍遼東言

即遼襄平城今言後修賊帥杜彥永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

去平原李德逸聚眾數萬稱阿舅賊

靈武賊帥白瑜娑

市改為靈武郡考異曰隋書作白榆娑今從略記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

奴賊 戊戌赦天下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

守西京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

於支科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濟北人

韓進洛聚眾為羣盜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

移山滿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傳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

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

敵小寇乎帝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兵為盜依據固攝

帝改曹州為濟陰郡眾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丁丑發丁男十萬

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恭等輔越王侗留守

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

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 帝改青州為北海郡瀛州為河間郡

滄州為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

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陀得士眾心勇

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隋志泰山在齊郡博城縣須陀蓋越境而戰薄恃其

驍勝不設備須陀掩擊大破之肅收餘兵北渡河須陀追擊於臨

邑又破之隋志臨邑縣屬齊郡薄北連孫宜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隋志章邱縣舊曰高唐開皇十六年改為高亦屬齊郡須陀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

長才等眾二萬奄至城下大掠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賊競

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督

眾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

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

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

士信

歷城縣舊置濟南郡隋爲齊郡治所

年十四請從軍自效須陀謂曰汝形容未

勝衣甲何可入陳士信怒披甲二重左右雙韃而上馬須陀壯而

許之乃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

隋志濰水在北齊郡下密縣

賊始布陳士信馳

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盛之揭以略陳賊徒愕

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剔其

鼻懷之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

信爲副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夏四月

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

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

新城在南蘇具之西

高麗兵

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

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

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丈驍
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
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緇光接而復上新音更帝望見壯異之驛
召與語大悅卽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光吳興人也少驍捷善戲
馬爲天下最略綜書記微有辭藻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窘
父兄並以儲書爲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
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衣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
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
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俱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
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入號爲肉飛僊及帝東征以驍果應

煬帝大業九年

募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
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
諸君相見矣及是果被寵用 五月丁丑熒惑入南北 齊北人
甄寶車聚眾萬餘寇掠城邑 禮部尚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
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
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 隋志左右親衛
府俞親勳武三
侍左親侍
屬左親衛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伏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
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欲尋
包愷乘二黃牛被以蒲羈撈漢畫一帙掛于角上一手提牛鞵一
手翻書讀之尙書金楊素見之于道從後按轡蹶之問曰何處書
生耽學若此密識素下牛再拜自冒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

羽傳素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爲深交時或悔之密曰人言當指實甯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暗鳴咄嗟使敵人震懼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元感笑而服之初帝之卽位上殿足弱欲倒者數四楊素以手扶接帝乃上素歸謂家人曰小兒子吾已提起作大家郎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此功覓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夷族元感頗知之且自以素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更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元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

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

朝政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

贊治趙懷義等謀

按隋志帝改州爲郡郡置太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以貳之

故逗遛漕運

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促之元感揚言水路多盜

不可前後而發元感弟虎賁郎將元縱鷹揚郎將萬石竝從幸遼

東元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

高陽縣屬河間郡

爲監事

許華所執

案唐六典武庫署太倉署皆有監事蓋因隋制也

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

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軍未發元感遣家奴僞爲

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矣軍期而反六月丁巳元感入黎陽閉

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牢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旁郡以

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

倉謂黎陽倉

郡縣官有幹用者元感

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爲黎州

刺史河內郡主薄唐祚爲懷州刺史

復開皇之制以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隋志州郡皆置土

薄東光縣屬平原郡宋白曰今定遠縣治東光縣漢舊縣也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周氏敗城隋開皇三年又移于後魏廢治書待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

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

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

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

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

之元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宣城笥首三千

餘人

帝改蔣州爲丹楊郡改宣州爲宣城郡蔣州舊用舟者笥進於竿也

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

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遠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

起兵以救北民之弊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祿自
元愍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愍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
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愍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
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
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
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臨渝關隋屬平州肅龍縣卽所謂盧龍之險也扼其咽喉歸路
既絕高麗聞之必蹙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
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愍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
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
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
愍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

恐唐祚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
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竝在東都若先取之足
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
洛陽遣楊元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祚據城拒守元
挺無所獲祚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
民相帥守臨濟關脩武縣屬河內郡元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
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隋志偃師縣舊廢開皇十
六年復置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白司馬坂在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元感
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
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入拒積善將
作監河南贊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

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元挺亦不追宏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

隋志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

日上春中曰建陽無太陽門當考異曰元感傳云屯兵上春門又云屯兵尚書省按劉仁軌河洛記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日上春門唐改曰上東門又尚書省在宣仁門內元感不容至此

每警眾曰我身爲上柱國家棄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縣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丙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其掌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

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

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宏策與

子蓋同班

贊治次需守立班故言同班

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可行

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

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元

感肅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元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

者聞裴宏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弼觀王雄子恭道虞世

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縉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

等四十餘人皆降於元感元感悉以親重要任委之善果譯之兄

子也元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鄉道

隋志河南郡舊日新城開安縣有慈鄉

千守伊闕道

隋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日新城開皇十八年改名以伊闕山名

遣韓世弼將三千

人國榮陽

隋志榮陽屬荊陽郡都治管城榮陽有郡西

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

隋志榮陽郡記

水縣舊曰成皋即虎牢也隋皇十八年改曰汜水大業初置虎牢都尉府

虎牢降以覺為鄭州刺史鎮

虎牢代王侑使刊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

考異曰隋書云步騎七萬

煬元賊眾不過十萬而下

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

隋志華陰縣屬京兆郡楊素世

死葬焉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

諸將谷

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

金谷即晉石崇之金谷也水經注載

水自千金山出東逕鞏門橋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淵在河南縣界

遼東城久不拔

帝遣造布裘百餘萬口滿財土欲積為魚梁大道

築道若魚梁然闊三十

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

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

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

敗乃謂之聰明元感竊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淩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元感善元感之反政與之通謀元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元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安堵不動皆棄之而去眾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逼畏隋兵之眾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竊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

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元感其有成平質曰元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棱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宏及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

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元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

度瀍水

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過洛陽偃師而入於洛

與元感戰元感屢破之元感

每戰身先士卒嗜鳴叱吒所當者莫不震懾又善撫悅其下皆樂

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眾益盛至十萬人文昇眾寡不敵死傷太

半月盡

考異曰雜記曰每戰刃纔接官軍皆坐地棄甲以白布裹頭聽賊所掠前後十三戰皆不利今從文昇傳乃更

進屯邙山之陽與元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元挺中流矢死元

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元感元進手

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

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

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

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日間眾至數萬始楊元感至東

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元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吾屬今爲虜矣李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適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元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焚衛失

按樊術謂樊子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敗擊其營元感

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破陵當在河陽南岸洛城東北元感分為兩軍西抗文

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

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

賑貧乏新唐志華陰縣有永豐倉蓋隋所置也三輔可指麾而定此指言漢三輔之地據有府

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宏化帝改廣州為宏化郡其地屬隴右可聲言其反必遣使迎公因此入關

可以給眾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華陰諸楊元感之宗黨也壬辰元感解束都

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蹢

之至宏農官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

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元感以為然宏農太守蔡王智

煬帝大業九年

積謂官廳曰元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
常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元感兵至城下智
積登陴誓之元感怒而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
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
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不得入
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追
及於皇天原水經注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經皇天原西周固記
陽山東首止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餘仞漢
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
西又有全鳩澗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隋志閿鄉縣有玉澗全
鳩元感上槃豆布陳互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
寅元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帝
改
商州爲上洛郡元感欲
由華陽以奔上洛也 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

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

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送行在

所磔元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櫬而焚之元感弟元獎為義陽太

守

隋志義陽郡齊梁之司州後魏改曰鄧州後周改曰申州大業初改義州尋改為義陽郡將赴元感為郡丞

周寔玉所殺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元感之圍東都也梁

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

帝改宋州為梁郡

元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日間

眾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

隋志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為伊州大業初改

為汝州尋改為郡

聞元感敗眾稍散為吏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宏嗣斛

斯政之親也畱守宏化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畱守

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

十三郡天水隴西金城枹罕臨洮漢陽武關方平涼宏化延安雕陰上郡也

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未幾

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
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初
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崔抱善果謂其
父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
背死爲無禮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達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
九歲以父死王事襲爵開封縣公善果父誠以討尉遲迥戰死開皇中歷官魯
郡太守崔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道每善果出聽事崔
恆坐胡牀于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
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愼怒崔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
伏於牀下亦終日不起母乃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汝先
君在官清恪未嘗問及於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能承

父志汝旣年小而孤自童子時便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
能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愠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
爵外則犯天子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
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崔又恆
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
自勤如是邪崔曰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散贍六
姻爲先君之惠妻子柰何獨擅其利哉且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
自皇后下至大夫士庶之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
不知禮其可自敗厥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
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于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
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自非手足所營及

煬帝大業九年

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皆內自

出饌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以脩治廨宇分給僚佐

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考績為天下最及母卒為大理卿漸

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眾

寇掠江左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為崑山

縣博士

劉昫曰崑山本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收縣界山名屬吳郡

與數十學

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儻儻隱居常熟

常熟吳晉南沙之地本屬吳縣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置常熟縣

到昫曰今崑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隋志南沙城屬

吳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

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

揚子地名時屬江都縣分為五營以備南賊

南賊謂劉元進

及崇等崇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

去眾益盛至十萬 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元感黨伏誅

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

蓋推元感黨與

考異曰雜記作消儀今從隋書雜記推元感黨在十月疑太晚今因誅趙元淑言之

儀天竺

胡人也帝謂蘊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

卽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旣殘酷蘊復受此旨

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在死者太平流徙者

六千餘人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

都城之南元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琊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

命捕得誅之初綽數從元感遊其族人秘書郎虞世南誠之曰上

性猜忌而君過厚元感若與絕交者上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

終當見禍綽不從故遇害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綽道衡死帝

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
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
矣又嘗從容謂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諛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
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至不置之地上下其知
之 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甯存問葛薩那可汗部落遺闕
遲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 九月己卯濟
陰人吳海流東海民彭孝才起兵爲盜各有衆數萬 賊帥梁
慧尚率眾四萬陷蒼梧郡 甲午車駕至上谷 隋志開皇元年以
易縣置易州治改
爲上谷郡按秦置上谷郡本治沮易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
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隋之易縣則漢涿郡故安縣地也非古上
谷以供費不給免太守虞荷等官閏月己巳幸博陵 東陽人李

三見向但子舉兵作亂眾至萬餘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

東郡東郡古白馬之地隋開皇九年置杞州十六年改為滑州大業二年改為兗州尋改為東郡虎賁郎將費青

奴擊斬之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會楊元感敗朱變管崇共迎

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變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

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改婺州為東陽郡大業初改泉州為閩州尋

改為建安郡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吐萬鮮卑複姓也隋志大業初於馬邑著歸屬

置代郡光祿大夫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

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帝改貝州為清河郡楊元感之西也韋

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元感文簿

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

都考異曰隋書密傳云密開行入關與元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令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又云及出關

外防禁漸弛又云至邯鄲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唐書雖不云囚於京兆獄亦云出關後密若自關中送高陽不當與韋龍嗣同行今從賈問有蒲山公傳及劉仁軌河洛行年記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賄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飲宴誼譴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寢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爲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爲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

韓自言手殺元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

唐縣人朱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

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

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

翕然奉之

帝改岐州爲扶風郡扶風漢三輔之一也

因舉兵反眾至數萬丁亥海明自

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帝召衛文昇樊子

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

劉元進攻丹楊

隋書吐萬緒傳

云時元進以兵攻潤州按唐志武德三年始以延陵地置潤州而潤州管下丹楊縣本曲阿亦唐改名元進所攻蓋此丹楊非隋志

之丹楊郡隋之丹楊郡治石頭城隋書成於武德之後書潤州書丹楊皆以唐州縣書之也

吐萬緒濟江擊破

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驛之

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變管崇等屯毗

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隋志吳縣有黃山緒圍

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

萬餘口進解會稽國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

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

士卒疲敝請息甲待來春考異曰帝紀云緒與俱羅連年不能克

讓然則元進敗正在今年冬春之交矣元進帝不悅俱羅亦以賊

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

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

王世充王世充為江都郡丞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

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時有大流星墜于江都未及地而南

逝麾拂竹樹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

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未幾而元進敗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寺瑞象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下海爲盜聞之旬旦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湖

死者三萬餘人

考異曰略記阮其眾二十餘萬于黃亭湖溺長數里深闊數丈積屍與之平雜記世充貪而無信利

在子女資財赴阮所首八千餘人于黃山之下今從隋書

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

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世充見隋室將亂內懷

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傑多收眾心江淮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

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每戰克

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

威福生殺任情矣 課關中富民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

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

頸交

章邱臨濟二縣隋志皆屬齊郡章邱漢陽邱縣宋魏之高唐也開皇十六年改爲章邱宋白曰高齊大保七年移高唐縣

拾古黃巾賊隋改章邱縣因縣東南章邱爲名臨濟漢之管縣久廢開皇十六年置朝陽縣十六年改曰臨濟 俱亡命爲

羣盜

唐書杜伏威傳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僥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爲盜 伏威年十六每出則

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爲盜隋志

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爲東徐州東魏改爲東楚州陳改爲安州後周改爲泗州帝改爲下邳郡 伏威使公祏

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

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

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卽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

軍江都尉守遣校尉宋顯討之帝置鷹揚府尉將副尉將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

二人掌步兵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顯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

眾皆焚死海陵城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

海陵漢縣屬臨淮郡梁置海陵郡開

自初唐郡為縣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祐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

齋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眾封皇子杲為趙王杲聰令美

容儀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

請先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賜嘗今若欲灸何不

聽令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為之停灸由是鍾愛之

甲大業十年春

考異曰雜記是年正月又以許公宇文述為元帥將兵十六萬刻期到鴨綠水乙亥文德遣行人偽

請降以緩我師又求與述相見以觀我軍形勢述與之歡飲良久

乃去停五日王師食盡燒甲札食之病不能興文德乃縱兵大襲

敗績死者十餘萬此蓋

八年事誤在此耳正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曷薩那

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官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

天下兵百道俱進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宏芝為天子

考異曰隋

帝紀作李宏今從唐書辭舉傳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

率有追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禡祭黃帝祭元

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

祥杜佑曰禡師祭也為兵禱也其祠崇蚩尤或云黃帝北齊之制

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則曰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為禡而禡

祭大司馬與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按記

王制天子出征西于所征之地其斬叛帥者以鼙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榆林太守董純帝改勝州為榆林郡隋志成紀縣屬天水郡與彭城賊帥張

大虎戰於昌慮帝改徐州為彭城郡昌慮縣屬宋魏志皆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 甲午車駕至北平帝改平州為北平郡五月壬寅賊帥

宋世謨陷琅邪 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

改為延安郡考異曰唐書作安定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眾十萬

與稽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

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

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西魏改爲敷州大業二年改爲鄜城郡後

改爲

上郡郡迎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六月辛未賊

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聚眾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

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

亦因敝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

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

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

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

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若表請行不問奉詔長史崔君肅

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闔外事當

專決甯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

煬帝大業十年

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入

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

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帝置殿內省統向食尚藥向衣向舍向乘向輦

等六局向乘局置左右六閑一日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騊駼閑五左右騊駼閑六左右天苑閑冬

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

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

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

外如楊積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收其

餘骨焚而揚之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

鄭氏曰次自脩正之處

詰

朝備法駕

漢仍素制大駕入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帝更定其制大駕用三十六法駕

用十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

疾驅而歸 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巡 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

隋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帝改離石郡 自稱天子眾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

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係林慮山爲盜 隋志汲郡東魏置義

州後周爲衛州帝改汲郡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

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閒四

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

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

帥彭孝才轉掠沂水 劉昫曰沂水漢東莞縣隋改爲東安縣尋改爲沂水屬琅邪郡 彭城畱守董

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

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眾十餘萬據都梁宮

隋志：盱眙縣屬江都郡，有都梁山。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都梁宮，在馬山，出都梁香故名。

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賊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復分兵拒其要害。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太守。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祝阿。隋志：祝阿縣屬齊郡，唐改爲禹城縣。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

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迫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璽以字行

〔乙〕大業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隋志列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校

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入減校書郎爲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十人文林郎二十人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凡百一十七人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

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脩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其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

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覽等詮次除其

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

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褱華淨

寶軸錦褱

標卷端也

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開窗戶牀褥廚幔咸極

珍麗每三閒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

書室有宦人執香爐

香爐始於漢漢官典職曰尙書郎給女史二人著潔衣服執香爐燒薰

前行踐

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啟帝出則垂閉復故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繇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

驛亭郵塢皆築城上谷城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

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初高祖

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孫筠襲爵叔

父渾忿其客裔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使之償死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爲之言於太子奏高祖以渾爲穆嗣渾旣嗣業日增豪侈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金才渾字也及帝卽位渾案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常而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述譖之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仍遣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收渾等家遣尙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按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帝更遣述窮治之述誘教敏妻

宇文氏為表誣告渾謀因度遼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其襲取御營立敏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

全耳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以上皆徙

邊徼後數月敏妻亦鳩死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

後唐兵之攻王世充世充使其弟世偉守寶城則寶城在洛陽郭之內自為一城既朝堂在焉則百司府署皆在焉自為一城附於宮城之東南也唐因隋制亦以洛陽為東京六典云東城在皇城之東皇城在東城之內百僚府署如京城之制皇宮在皇城之北吾以此推之皇城蓋即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隋之寶城在宮城東南也 為鸞 考異曰雜記五年三月馬德儒奏孔雀為鸞今年月及姓皆從略記并無大義創業起居注 時孔雀已飛

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僚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

朝散大夫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饒鸞殿 己酉

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

谷閒結草爲營而居之 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

眾至三萬 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考異曰創業注云帝

自衛尉少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楊帝幸襄陽時也按十二年帝未嘗幸襄陽今從高麗實錄在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志汾陽宮正屬樓煩 承制黜陟選補

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賊帥毋端兒師

眾數千薄城下淵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眾

大潰斂其屍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屍中

劉昫曰龍門漢艾氏縣後魏改爲龍門隋志屬河東

郡毋音 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考異曰魏記六月突厥賊入嵐城鎮抄掠遣范安貴討擊之王師敗

績安貴死百討震懼七月帝幸雁門先至天池值雨山谷泥深二尺從官狼狽帳幕多不至一夜越露坐雨中至曉多死宮人無食

貨糴於衛土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

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

怨矣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
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
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
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
崞縣後魏置石城縣開皇十年改曰平定大業初改爲崞縣屬鴈門郡○崞音郭癸酉突厥圍鴈門上
下惶怖撤民屋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
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
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
令匈奴至此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
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
豈宜輕動民部尙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

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
諭以不復征遠厚爲勸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待郎蕭瑀
以爲突厥之俗可質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
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
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
則眾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
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
保全凡在行陣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下令
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
相望於道於是眾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眾虎賁郎將河南斛
斯萬善驍勇果毅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彊弓射賊

所發皆殪突厥由是不敢逼城甲申詔天下募兵于是守令競來
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八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
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
也宜盡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
望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江都
郡丞王世充盡發江都民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晝夜
不解甲藉草而臥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帝遣閭使求救于
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城援兵亦至
忻口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塞隋志秀容屬樓煩郡杜佑曰隋置忻州因忻口爲名九月甲辰始畢解
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蹕至馬邑得
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帝改并州爲太原郡蘇威言

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所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曷日平楊元感殺人尙少故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元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皆準平元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嘗事

帝於東宮案遷至內史侍郎委以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件旨帝

漸疎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爲少時未散

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爲河池郡守

府志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帝

改河池郡即日遣之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爲寇

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及賊退帝怒曰子崇怯懦驚動眾心不可

居爪牙之露出爲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彭城人魏驥

驍聚眾萬餘寇魯郡 楊元威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

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眾十萬寇陳

汝 陳州淮陽郡汝州襄城郡

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家貧以漁獵爲事居鄉里

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稍有餘則以贖人而喜報仇先

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以武力雄其間時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

寬仁鄉人有陷賊者必多方保護之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眾

萬入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

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校為之冠

隋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兗

州後周改曰曹州隋改濟陰郡

子通遂忌其疆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

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

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

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

眾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干一月乙卯賊帥王須

拔破高陽郡

隋志城父縣屬譙郡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

眾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

沔荊州市都沔州沔陽郡

及山南郡縣

山南者長安南山之南

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

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 庚辰詔民部尚書
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郡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
水之北邨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
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人餘
黨散入他郡